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vibrant green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s a field of tall grass or crops. In the middle ground, a large, dense forest covers a hillside. A single, large, leafy tree stands prominent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hill. The sky is a pale, hazy green. The overall tone is fresh and natural.

在森林和原野

流军 著

在森林和原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流军著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y
University of Malaya

流军写作室出版

在森林和原野

作 者：流军

封面设计：吴立彬

排 版：彭竹生

出版/发行：**流军工作室**

地 址：Bk 135, Lorong Ah Soo,
02-472 Singapore, 530135
Email:yongtawlai@yahoo.com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承 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马来西亚：**朝花企业**

总经销：**Wasasa Enterprise**

1068-1, Jalan Sentul,
51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 价：S\$24. 00 （新加坡）

RM36. 00 （西马）

RM37. 50 （东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

本书由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出版

目 录

第一章：抗日军…………… (1)

日军南侵，马来亚（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沦陷前夕，英殖民政府释放被扣押的马共（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和干部并提供武器组织抗日军。象牙顶抗日军第六分队随着成立。在队长沈瑞扬和党代表刘新运的奔波下，村民大力支持，分队逐渐壮大。汉奸走狗一个个被除掉，日本军营屡遭袭击，鬼子死伤惨重。1945年8月初，抗日军结集兵力准备攻打苏拉河日军司令部，然而，计划刚刚制定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第二章：山雨欲来…………… (67)

日本投降，马共政权在握。那时候抗日军已发展到近万人。他们原本有能力迫使英国结束殖民统治，让马来亚独立，然而，马共总书记莱特竟然自作主张毫无条件把政权还给英国人。民众哗然。经过调查才骇然发现总书记莱特原来是个大骗子。他来自越南，曾当过特务，来新加坡时自称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任务是领导马共反

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

马来亚沦陷，莱特投靠皇军出卖同志，马共领袖、干部，左翼工会领袖纷纷被捕或杀害；1942年9月1日黑风洞事件也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可笑的是，敌奸莱特被揭发时，好些左翼团体领袖为莱特打抱不平，有些还组队到新加坡慰问莱特。不过头脑清醒的人还是有的，例如中委蓝天云以及刘新运、沈瑞扬和韩亚奋等中层干部，他们先知先觉，未雨绸缪，日军一投降就把好的武器埋藏起来为抗英斗争做好准备。果然，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封抄左翼工会和团体，大肆逮捕工会领袖、马共党员以及左翼进步人士。马共号召以往的抗日军同志重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刘新运、沈瑞扬、韩亚奋等人挖出武器进入乌拉山和英军展开游击战。

第三章：木炭山监狱……………（120）

紧急法令颁布前夕，英殖民统治者进行大逮捕，沈瑞扬、马共星洲候补市委何鸣、农会干部黄鏢、吴大材等八十几个被关在木炭山监狱。这座监狱年久失修，沈瑞扬拟定越狱计划，铁牙金刚吴大材咬断监牢木柱，夜晚冲出牢房，到乌拉山支脉象牙顶和刘新运、韩亚奋等人会合。

第四章：第九分队……………（181）

刘新运、沈瑞扬、韩亚奋等人组织的游击队

被编为柔南第四支队属下的一个分队，命名为象牙顶第九分队。为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沈瑞扬带领部队伏击运薪兵车，打死园丘经理（英国人）和几个卫兵并获大笔现款。这是象牙顶第九分队的第一仗。

第五章：风满楼……………（238）

马共中央实行极左政策，没收村民身份证，破坏园丘设施，焚烧胶房，砍胶树刀路。胶工顿失生计，村民怨声载道。更糟的是许多干部受排挤，柔南第四支队副队长刘新运靠边站，沈瑞扬的队长职位被撤销；何鸣升任州委后滥用权力，排除异己，安排亲信夏志康代替沈瑞扬。

剿共局结集大军封锁乌拉山。沈瑞扬、韩亚奋、黄镖等人主张撤离。夏志康优柔寡断说要请示何鸣。何鸣久久没有回应，结果导致营房被炸，部队伤亡惨重。夏志康痛定思痛，化被动为主动，在墨水河边打了一场胜仗，歼灭辜加兵二十多个，缴获新式武器三十多件。然而，江心补漏，为时已晚，北上的通道已被敌军封锁，整个部队困于乌拉山动弹不得。

第六章：新村……………（304）

殖民统治者施行“新村政策”。马来半岛各个村镇被围上铁刺网，网外晚上戒严，森林地带划为禁区，村民的粮食和日用品受到严格限制。

此外，剿共局利用村民成立自卫队，协助军警检查外出和过路村民；同时使用怀柔手段，拨重金奖赏检举马共的村民和出来投诚的马共。

这一招非常奏效，每个地区都有马共分子出来投诚。投诚的马共为了自身利益便毫不保留地供出曾经帮助或接济过他们的村民。此外，特务狗腿作威作福，自卫队滥用权力，村民们深受其害。可以这么说：紧急法令实施期间，马来半岛乡村居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本章反映的五个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七章：叛徒……………（366）

何鸣晋升州委后调任机关营。他觊觎阿花，劝诱她到机关营工作。阿花钟情副队长韩亚奋。韩亚奋对她却若即若离。阿花一气之下便随何鸣去机关营。何鸣想占有阿花，便以扮成夫妇出外执行任务为借口和她共居一室。当晚何鸣竟然要来真的。阿花施计脱身。何鸣暗中投敌。刘新运机警立刻上报中央。中委蓝天云及时赶到。在阿花的配合下，他们抢先一步带领部队安全撤离机关营。

第八章：断崖谷……………（406）

阿花奉蓝天云命令潜回乌拉山，任务是指示沈瑞扬带领部队从海路去廖内岛找兄弟党。那是唯一的逃生之路。

阿花奋不顾身进入乌拉山森林找到沈瑞扬。那时沈瑞扬的部队已困于断崖谷。断崖谷西边豁口外的大荒芭有敌军把守，东边豁口却是巨鳄出没的泥淖地带。此外，敌人出动直升机在断崖谷作地毯式侦察和扫荡。部队只剩28人。他们已经绝粮，每日以爬虫和野菜充饥。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在紧急关头，出去找船的萧岗终于传来好消息：船已经找到，定下个月农历十八夜间大潮时在班枷河会合。离下个月十八还有两个星期，兵临城下，夜长梦多，为遏阻敌军进攻断崖谷，沈瑞扬和夏志康设圈套袭击敌方直升机。直升机果然中计，两架同时被击落。游击队也付出代价——阿花等六个同志在战斗中阵亡。

剿共局阵脚大乱，不敢轻举妄动。部队士兵争取时间砍竹子做竹排。十八日那晚，士兵们撑竹排成功逃出断崖谷。队长夏志康和四个兵士却临阵退却，走出森林向敌军投降。

后记..... (498)

第一章

抗日军

1

象牙顶在乌拉山东侧。从苏拉河口朝东南远眺，地平线上有一排黛蓝的山峦，中间最高的那座就是乌拉山，其右侧隔着一道断崖的便是象牙顶。从山形地势来看，象牙顶原是乌拉山的一道缓坡，造物者不知何故把它斩断。这道缓坡形状像香蕉，修长的山脊长满茅草，每年旱季茅花如雪。从远处望去，乌拉山像头大象，断崖像它的眼睛，那道缓坡白晃晃的像它的门牙。象牙顶由此而得名。

象牙顶全长十七八公里。南北两边都是虎豹出没、藤蔓交错的原始森林，然而山腰上或山脚下却有好些村子。村民以华人为主，马来人次之，印度人少许。华人多半住在南边，马来人住在北侧，印度人则两边都有。缓坡尽头有个小镇，由于镇上的沙石泥土皆为红色，因此这个小镇叫红土坑。红土坑人口较集中，单镇内就有两百多户人家。街上店铺有五六十间，

不过开门做生意的不到一半。一条黄泥车路穿街而过，东去东海岸班枷河口，西通苏拉河口的南荣街。红土坑乃象牙顶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门户，所有的土产和外来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横街边有个市集广场，那就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当地人称“山货市场”。

红土坑原本是个繁荣的小镇。五金、杂货、药材、布匹等店铺货物齐全而且门庭若市。由于日本鬼子入侵才导致今日的没落与萧条。

红土坑最早是片锡矿场。三十几年前英国人在这里开采锡矿，所用矿工有五六百个。由于地方荒僻交通不便，矿场老板提供寓所让工人安置家眷。有些人蓄了些钱便在附近森林开辟园地种植橡胶树，有的种果树或打菜园。日子一久，跟随的人便多起来，不到十年，红土坑周围的森林全被砍光，有的种橡胶有的种椰树。红土坑的土地从此有了价钱而且很是抢手。这么一来，村民们更有劲、更卖命到更偏远的森林砍树开荒。

象牙顶南北两侧的山坡上或山脚下从此斧头声不断。千年古木一棵棵被砍下，万年黑土重见蓝天白云，太阳赐以丰富的养分，种子成为宠儿在大地的怀抱萌芽茁长。荆棘丛里踏出小路。小溪边建起房子。这片穷山恶水从此鸡犬相闻、炊烟不断。

房子多了就成村。村子一多路就宽了。东村西村、山南山北路一通，象牙顶生机盎然。

为了方便把锡米运输到码头，锡矿老板铺设了一条碎石车路通往东海岸班枷河口。红土坑到南荣街原本只有一条山路，那是樵夫和烧炭的人走出来的。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一批有志之士在象牙顶森林组织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对驻扎在

苏拉河口的日军威胁很大，鬼子为了清剿他们便调来技术人员以及招募村民造了一条黄泥路通往红土坑。

象牙顶除了产锡米之外，山顶和周围的小山包还蕴藏着丰富的铝矿。三十年代末，英国人运来机器并在一个小山包旁搭工场装置机器和其他设备准备开采铝矿，然而，配备还没装好日本鬼子就打来了。情况来得太突然，洋老板惊惶失措，立刻收拾细软溜之大吉。矿场突然停工，工人断了生计，能走的便走，有园地的挥锄头种五谷自食其力，既没处去又没园地的只好到更远更深的森林砍树开荒；一些年轻人索性进森林参加抗日游击队。

红土坑的人虽然多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野村夫，但他们为村子所取的名字却质而不俚还颇有诗意，如象牙顶南侧山腰上的瘦狗岭、虎啸山，山脚下的走水村、蛤蟆谷，西隅的黄獾穴、仙家崇等，这些名字颇具形象叫来顺口且令人过耳不忘。他们所取的路名也别具匠心，如往东海岸的那条车路乃洋老板为运锡而开，故叫洋鬼道；通往南荣街的那条路由日本人所建，故叫走鬼坡。这些村名和路名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取的。这说明象牙顶卧虎藏龙、钟灵毓秀，深藏若虚、大智若愚者不乏其人。

战前，象牙顶种植橡胶树的都是家庭式的小园主，范围不广；那时的胶价也不好，割胶只是村民们的副业。鬼子统治期间，日本财团在洋鬼道两边开发几百英亩橡胶园，鬼子投降后这大片胶园沦为“敌产”由英政府接管。光复后百废具兴，橡胶价格扶摇直上，英政府便制定发展林业政策大事鼓励人们开发森林种植橡胶树。为提高胶乳产量，英政府供应优种树苗；另津贴拓荒者每依格二百元生活费。

象牙顶周围有的是森林。象牙顶的人有的是力气。送树苗又给钱，不拿白不拿，这么一来，象牙顶这个穷乡僻壤可要变成“胶乳之乡”了。

不过，挥斧头拉大锯得流血流汗，单靠一双手开发不了多少土地。其实，政府的林业发展政策是为吸引资本家前来投资橡胶种植业而设的。一个叫“南洛”的洋人集团两年之内单在走鬼坡到象牙顶北麓就垦殖了近千亩橡胶园。

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园地村民们叫大园丘。大园丘的开发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问题。红土坑的村民尤其受惠，因为走鬼坡随周围土地的开发而翻修改道，一些桥梁也得以重修或改建。改道后的走鬼坡把从南荣街到红土坑的路程缩短了三分之一。

交通一改善，好些村外的人也来象牙顶争一席之地。这下子象牙顶的森林可就抢手了，山南山北、山腰山麓甚至崖谷绝壑无不锯声嗖嗖，斧声叮当。

2

象牙顶这么多村子中，最偏远的要算是仙家崇。

仙家崇在象牙顶西边山嘴，和乌拉山只有一壑之隔。仙家崇住着二十几户人家。房子大多建在崖谷边的那片坪坝上。这道崖谷陡峭深邃，终日山岚氤氲、瘴气弥漫有如无底深渊。

仙家崇的人除了种橡胶树外还种植果树。象牙顶一带以仙家崇的榴槿、山竹和红毛丹最出名。每到果子成熟季节，仙家崇的人就多了一分可观的收入。

仙家崇地势险峻，背后岩崖峭拔，怪石嶙峋，白天阴风

飕飕，夜里磷火隐隐。前面深谷过后便是乌拉山。乌拉山乃野兽乐园，老虎、花豹出没频繁，大象、麋鹿成群结队，各种猿猴、山猪、山牛多得不计其数。白天鹞鹰盘旋、知了争鸣宛然一片和平景象，但一到夜晚，狼嗥虎啸不绝于耳，半夜还可听见猛兽厮斗的吼叫声。

野兽对村民的威胁很大。狼、虎、熊、豹嗜食人肉，但这样的事仙家寨没发生过。眼镜蛇、观音蛇、蓝珊瑚、五步蛇极毒无比，但仙家寨每家每户都有蛇药。他们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人或牲畜被毒蛇咬伤的事不时发生，敷了蛇药后全都安然无事。

仙家寨有一家猎户，主人名叫袁松林。他的妻子叫白藿香，村里的人都叫她药师姐。白藿香懂得医药，村民们用的蛇药就是她配制的。她的年龄比袁松林大七岁。他们育有一男二女。男儿为老大，名叫奕森。女儿大的叫云杉，小的叫水杉。他们兄妹仨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这说明袁松林的老婆比他有墨水。

白藿香出于医药世家。她的祖父名叫白飞虎。白飞虎是个有名的接骨医师。年幼时他常随父亲到山林打猎，因而熟悉各种野兽的特性，长大后便研制出一种用野兽筋骨和多种草药合煎而成的驱风祛湿补药。这种补药成膏状，因而取名为飞虎膏。飞虎膏又以虎骨和猴骨煎制的最好。然而，猴骨易得虎骨难求，因此虎膏比猴膏贵十倍。

白藿香的父亲叫白澍雨。白澍雨自幼聪慧过人，他除了继承白家基业外还学会把脉开方医治其他疾病。他在家乡原本可以大展拳脚，无奈当时时局动乱，加上天灾连年，许多村民奔走他乡，他只好随水客过番南洋。他在柔佛州哥打丁宜住了

几年，后搬来红土坑创立澍雨堂药店。象牙顶有许多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白澍雨青出于蓝，除了替人接骨、煎制虎膏、猴膏外还就地取材配制各种药酒。他浸的蛇酒、熊胆酒、打药酒等驰名于柔佛州和新加坡，没几年工夫便发了财。不过他虚怀若谷，不露锋芒；更可贵的是他仍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藿香在药铺里长大。她自小对医药有浓厚的兴趣。她进学校念过几年书，懂得一些字，不过，诱发和启迪她的是那些药名。店里药柜上有几十个抽屉，每个抽屉都装着好几种药，上面刻着各种药名。藿香每天都看父亲给顾客抓药、以戥子称药或用铜臼捣药。耳濡目染，她七八岁时对那些药名都能倒背如流。除了背药名之外她还学写字。她的笔画工整，笔顺也不含糊。不过，把药名拆成单字她就不解其意了，例如当归，“当”字怎么用，“归”字怎么解；党参的“参”和参加的“参”有什么不同，等等。她的求知欲很强，一发现问题便请教父亲，逐字、逐句甚至一整段，不弄清楚决不甘休。她的父亲除了教她识字、用字外还授予医药知识，如各种草药的特性、主治何病、如何配方，等等。

藿香早熟。十三岁亭亭玉立。十五岁楚楚动人。十八岁冰肌玉骨。二十岁艳若天仙。红土坑的小伙子为她神魂颠倒。外村的大后生别有用心地常来澍雨堂买药。媒婆为她煞费苦心走穿鞋底。然而，藿香冷若冰霜，对那些自作多情的小伙子不屑一顾；媒婆的花言巧语也一笑置之。她的母亲看她意气骄矜，以为她已有意中人，便旁敲侧击地向她套话儿。藿香听了不屑地说：“妈妈急什么？怕我当老姑婆不成？”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女人不想找个如意郎？然而，象

牙顶的男子多半平庸粗俗，像藿香这样有气质、有涵养的女子要找个配得上的男子还颇费周章。不过，藿香并不急于找对象。她把精神集中在医药上。她十二、三岁时就闹着要父亲教她医术。她父亲不答应，说悬壶济世是男人的事。藿香不气馁，把摆在书架上的《汤头歌诀》和《药性赋》这两本医书背得滚瓜烂熟。她十八岁那年又向父亲提起学医的事。白澍雨这下可犹豫了。原来他发现两个儿子不求上进，终日以养鸟斗鱼为乐，根本不是学医的料；反观自己已年过半百，鬓发皤然，白家基业可后继无人……。一番考虑之后，他终于决定把祖传的接骨术、煎制飞虎膏和配制各种药酒的秘方传授给女儿。

白藿香跟随父亲学了五年才满师结业。

女儿能接手白澍雨松了口气。他已老了，精力大不如前，店里的事便放手给藿香料理。

藿香虽然继承父业当了大夫，然而，那些不识趣的男子仍旧借故来买药。其中还有一些新脸孔。不过，顾客第一，在商言商，无论是谁，只要踏进澍雨堂，藿香无不热情招呼。

那时候有个猎人常拿猎物到镇上卖。卖完后便到澍雨堂买药。他每次来买的不外是红药水、万金油、海狗油之类的外敷药品。这猎人年纪很轻，说话时脸上还带着稚气。藿香同样以笑脸待他，但心里却说：你也会这一套？还是个娃娃哩！

有一回，藿香打趣地问他说：“小弟弟，你这些药买给谁用的？”

那个年轻猎人嘴角现出一丝憨笑，答道：“外婆叫买的。”

藿香一怔，忙问：“你每次买的都是这些药，你外婆怎么啦？”

猎人说：“我那里有三多：山蚊多，火蚁多，蚂蟥多。我倒不怕，我外婆就受不了！”

山蚊、火蚁、蚂蟥乃森林里的吸血鬼。被山蚊、火蚁咬过的人会发烧发冷，蚂蟥咬后则血流不止。这等事藿香也听说过，几年前她父亲还诊治过这样的病人。新芭地虫蛇多，解毒、止血的药物万万不可少。呃……想到这里她感到歉疚，心里在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回可错怪好人啦！

猎人付过钱拿了药就要走，藿香却说：“还早呢，坐会儿，喝杯茶再走！”端茶留客热情有加，藿香显然要补偏救弊。她给猎人递上一杯茶继续说：“你住在哪里？不赶时间吧？”

猎人呷了口茶说：“我住在芭场，才开不久，那里只我一家，还没叫名字。大姐，你看叫什么好？”

藿香笑道：“取名字没多大学问，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你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名字由你自己取不是更有意思吗？”

少年猎人点头答道：“说得也对。我想想吧！”

这个少年猎人就是袁松林。袁松林并非因仰慕藿香而刻意来买药。不过他头一次来买药时藿香就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们的年龄相差七岁，出身、家庭和文化认识也有很大的差距，他们能结为夫妻全靠缘分。

自这次的谈话之后，袁松林把藿香当姐姐。他没有兄弟姐妹，心里一直向往有个姐姐。藿香同样把他当弟弟，她常想：我两个弟弟能像他那样懂事就好啦！

从此，袁松林每次卖完猎物有事没事都来找藿香。藿香胸无城府，赤心相待。他们很投缘，话题很广。袁松林喜欢

听她讲报纸上的新闻；藿香则喜欢听他讲垦荒的故事。她叫他“松林弟”。他叫她“藿香姐”。

袁松林是个孤儿。他三岁丧父，四岁母亲改嫁，是外婆把他抚养成人。他有两个舅舅。一家人原本相安无事，两个舅舅结婚后是非就来了。大舅母心胸狭窄。二舅母刻薄刁钻。一山难容二虎，斗嘴骂架是常有的事。更糟的是两个舅舅都站在自己老婆这边。他们经常闹得鸡犬不宁。不久后他们兄弟便分了家。大舅是长子，老家和周围这片地理所当然归于他。不过，他得付给二舅一千块钱搬家费。

袁松林就在那个时候离开外婆径自到山嘴边垦荒。新芭地野兽多。他弄来一把火铳，打些山猪、果子狸等野味拿到镇上卖。野味有价，当猎人好过割树胶。袁松林蓄了些钱，把茅舍改建成亚答木屋。他常带些好吃的去看外婆。他发现外婆很不开心，细问之下才知道大舅母待她不好。不久，他便接外婆到他那儿去住。他的外婆已经六十多岁，身体一向很健康。芭场是寂寞了点，但她自由自在住得开心。她照样养鸡养鸭、种瓜种菜。山嘴边这地方一切都好，就是“三多”令人受不了。

有一回，一群大黄猴到芭里糟蹋农作物。袁松林打了一只。猴子像人；有人说猴子是人类的祖先，因此村民们多半不敢吃猴肉。袁松林心里也犯忌，出猎时从不打猴子。这次出于无奈才杀一儆百。

袁松林把这只大黄猴拿到镇上。他担心没人买，然而，白澍雨则出高价买下。他还交代袁松林：以后打到这种大黄猴尽管拿来，多多都要。原来大黄猴筋骨壮煎猴膏最适合。

打一只猴子好过打三只果子狸。这是一条财路，袁松林心一狠，见到大黄猴便格杀勿论。